

書叢史濟經會社國各

史濟經會社國中

著已克谷森

譯蔚昌陳

行發館書印務商

## 譯者的話

國內現在還沒有供初學者用的中國社會經濟通史。最近許多年來對於中國社會本質的熱烈論爭，結果祇產生了一些空洞的論文和幾本偏於局部研究的小冊。通史的所以這樣難產，原因雖不止一端，但主要的可說是由於矛盾的見解太多，無從統一，又沒有一個是比較的為多數人所公認的意見。本書原著雖出於日本學者之手，但在這一方面要不失為第一部比較完備的書。自在彼邦出版以來，半年之內即已行銷達三版。其為讀書界所歡迎，於此可見。譯者既叨遂譯本書的光榮，在此自不能無一言以告我親愛的讀者。

關於中國社會本質的論爭，目前固尙難告一段落，即在將來，也不曉得要到何年何月，纔能宣告結束。如果這個問題是單純的學術上的問題而和我們的實生活沒有怎樣密切的關係的，那末，就讓它和幾何學上的三大問題一樣，歷二千餘年或竟永遠不能解決，也屬無妨。不幸這個問題正是有關於我們整個民族盛衰興亡的大問題，當此民族生命，幾瀕危亡，全國上下，力圖掙扎的今日，

我們又何能不早謀此問題的滿意解決，俾予我民族鬪爭以有效的指導。

以譯者之愚，對於今日論爭中諸賢的態度，實有許多方面，不敢贊同。今日的所謂中國社會的論爭，與其說是在爭真理，毋寧說是在講道統，與其說是科學性質的論戰，毋寧說是在爭幾個名詞的涵義。

中國社會經濟史的涵義，本來可作兩個解釋：可以解作在中國的社會經濟史，也可以解作是中國社會經濟的歷史。國內一般歐化派及準歐化派之流，取前者的解釋，並以為歐洲是現代文化的大搖籃，世界各國的文化都應當仿照着歐洲文化來改造，世界各國的歷史，也應當依照歐洲歷史來重修。極端者且在他方面高唱『全部歐化』的口號。同時國粹派及準國粹派的學者，則取後者的解釋。他們雖不夢想東方文化的復興，古代井田的復活，但至少是主張中國應當保存中國自己的體統，中國的歷史不應當仿歐洲的史法來寫，中國社會經濟的涵義，不一定和歐洲的同其範疇。他們的口號是『中國本位』。這樣的爭論下去，可說是永遠得不到最後的結論的。因為就人口的數量，疆土的大小，歷史的長短而論，僅我們一個國家，就抵得過歐洲全部的國家，國勢方面，除了近

百年來的情形外，中國也比歐洲各國強盛。中國的一切既不在歐洲之下，則以歐洲的體統來寫中國史，寧非不合理之至。然而這有什麼辦法呢？今日科學的史學方法，是他們所創造的，科學的歷史觀念，是他們所建立的，而此種方法和此種觀念，又是他們從歐洲的社會裏研究出來的。我們真要不依歐洲史的原則來整理中國史的話，則除了重抄幾段二十四史以外，又有什麼辦法？所以金岳霖教授在審查馮著中國哲學史的報告中，也說：「以歐洲的哲學問題爲普遍的哲學問題，當然有武斷的地方，但是這種趨勢，不容易中止。」哲學方面情形是這樣，史學方面情形也是如此。譯者決不反對「中國本位」的主張，如果有人能够拿出一部真正中國本位的而又合於科學的中國社會史來，則譯者也定必隨諸君子之後，額手以慶。祖國文化的復興有日，祇要大家先問問自己，究竟有沒有充分的力量。譯者也並不贊成歐化，祇覺得如果道地的中國本位貨還不知要在什麼時候，始能出現，則暫時的就先弄幾本歐化的中國社會經濟史來救救目前讀書界的饑荒，也未始不是今日切要之圖。好在學術本來是沒有止境的，慢慢的待力量充足時，再來一番徹底的修正，也決不會太遲而致無法補救。也許祇有這樣，纔能使我們從無盡期的道統爭議中，自拔出來，共同走上探

求真理的路。本書就是譯者站在這樣的立場而譯出來的。原著者在緒論中所說的世界史範疇，事實應看做是歐洲史的範疇，因為在中國和東方諸民族的社會經濟史，還在草創期中的今日，真正具有世界史性質的社會經濟史是無從產生的。

其次，由於幾個名詞的涵義問題而引出來的種種爭議，在這裏也得略略一提。本來，理論的鬭爭，是離不開名詞的。所以有人說一部哲學史中所爭論的，便是幾個名詞的涵義。但是在中國社會史的論爭中，有許多名詞卻都是並沒有實在的意義，而祇是用來攻擊他人的主張的。正如甲若說，人是有兩個眼的，乙便說，人是有兩隻手的。你要指摘他們時，他們便反問你，難道人不是有兩隻手麼？不是有兩個眼麼？幾年來鬧得雞犬不寧的半封建社會說，農奴社會說，專制主義社會說，商業資本主義說的一大堆主張，便是這麼一回事。原來這些名詞，在中國都是用來指自秦至清的一個時代的，而就他們所作的解釋上看，歸根結底，又都逃不出封建社會與資本主義社會間的過渡時代社會的範圍。在政治組織上，在資本形態上，在農民性質上，他們雖然都能將這個時代，各自解釋做一個獨特的階段，但一講到地租形態，生產關係時，他們立刻就跑上了同一的路上去，而說是綜

含有封建與資本主義的兩個特徵，並且也都承認此時是由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的過渡時代。但過渡時代社會這個名詞使用在這個場合，也是有很大的語病的。依廣義的解釋，社會既是不斷的在變化，則任何時代都無非是過渡時代，依狹義的解釋，則祇有在兩個歷史的時代交替之際，新舊兩種生產方法形成相等的比重時，纔得稱為過渡時代。而因社會是不斷地在變化，所以這個對等的比重，一經形成，不久即被破壞，先前是佔劣勢的生產方法，就變成了佔優勢。所以過渡時代祇是一瞬間的現象，絕對不能成為一個悠久的歷史時代，無論如何，決不能延長到二千五百年之久。商業資本主義說的擁護者或許要說這種批評是出於機械論者的見解，是由於不了解過渡時代中商業資本本身的辯證法的發展所致。但我們知道，機械論一語是經濟學批判的著者所加於法蘭西唯物論的頭銜，法蘭西唯物論的特色，是在於根本否認辯證法的發展的存在。所以我們知道唯物辯證法是一方面和唯心辯證法相對立，他方面又和機械的唯物論即法蘭西唯物論相對立。同時也就可以知道在一個嚴守着唯物辯證法的規律的主張上，是加不上機械論的頭銜的。再則，我們也並沒有忽視或不了解商業資本本身的辯證法的發展，因為唯物辯證法本來就承認字

宇宙間的一切，都是依着辯證法而發展着的。但是我們知道，一切其他方面的發展，都是由一個主要的發展所產生，又都是被這個主要的發展所規定的。這個主要的發展，便是生產力、生產方法、生產關係的發展。在這裏商業資本本身的辯證法的發展，當然不能獨居例外，當然也是由它所產生，被它所規定。所以商業資本雖然是普遍的存在於任何時代，但必定要到了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交替之際，纔能由量的變化，轉到質的變化。它雖然有分解舊社會生產方法的作用，但是這個分解的效果，大部分還是依賴於生產社會的本質的。總之，商業資本的畸形發達，只是過渡時期的現象，過渡時期，並不能成為獨立的歷史時代。

此外，還有許多人主張，在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兩個名詞上，各加以「初期」、「末期」、「前」、「後」等帽子，來說明中國社會的特質。初、末、前、後等詞，如果祇是用來表示時間程序的先後的，那當然不成問題，但要用以表示中國社會的特質，特別是她那長期間停滯不進的狀態時，那就發生問題了。因為中國社會和歐洲社會比較起來，根本是一個變態的社會，她的所以長期間停滯不進，自有她內在的特殊的原因，決不是把她比附於歐洲社會的某一時代中的某一階段，就能

說明。若再將此等名詞獨立化而使成爲獨特的歷史時代，那更是荒謬。因爲初期或後期，都只是表示一個時代中的幾個階段，根本不能與其他的諸時代，等量齊觀。正如一個人體決不能使其成爲兩個，你可以把它的身首切斷，放在兩處，但你不能夠說，這樣便已成了兩個人，一個祇有頭的，一個沒有頭的。所以這些名詞，使用在中國社會上時，除了把中國社會看做和歐洲社會一樣而外，實在什麼也沒有說明。著者在本書中，對於周代社會，和自秦至清的社會，都沒有沿用這一類的名詞，而另從其內在的特質上，找尋其適合的名稱，這可以說是中國社會史論爭上一個重大的轉變。向着這一個轉變的方向而繼續努力，我們相信必定能够在短期內使這個論爭走上科學化的路。這是本書的所以值得譯出來的另一方面的理由。

譯者的話，擬即在這裏拉住，此外概請讀者諸君自己去探索。以譯者學殖的荒蕪，本書的能够以如此面目和讀者諸君相見，實全賴老師金之遺先生的幫助，和同學王學文女士的鼓勵，謹在此表示無限的謝意。之遺先生主張以早熟的封建社會來解釋周代社會，以殲性化的封建社會來解釋自秦至清的社會，不日將以長篇論文發表，希望讀者諸君共同參加討論，譯者並擬以此致函本

書著者森谷教授徵求其意見。

陳昌蔚一九三六年七月三十一日於上海

## 著者序言

著者於本書的企圖，正如其命名所示。不過還得申說的，是本書既非所謂「中國學」，亦非所謂「中國通」，乃係一介社會科學學所提供的東西。而因社會科學的中國研究產生以來，為日尚淺，故本書與其說是怎樣完整的著述，毋寧說是著者為期望自己今後對於斯學的研究能更趨於具體化而作，換言之，只是為自己作成了一條未成熟的導路而已。因為如此，故本書便非着力於一般方位的決定和基本諸關係的闡明不可。為了要忠實地完成此課題，著者固已費盡了種種苦心，特別是因為這書是要印刷出來公開於讀者的。可是結果祇弄成了這樣不能叫人滿意的東西。這事再也沒有比著者自己在每次重讀時，更感到難堪了。

從來，於中國社會經濟史的研究，着手之初，便須和諸大困難相關。因為即使從外表來看，這個中華人的社會，自其開始在原始種族社會的廢墟上形成以來，迄於今日，其生活史實已包括着異常長的期間，——在這裏，我們如果更上溯到中國史最初的薄明時期，而有神武紀元前數世紀

在黃河流域居住的過渡期殷人社會發現的話，那末上下共經有三千年乃至三千年以上。而爲其地盤的國土之面積，以及人口之數量，也都是極大的。（今日大中華的面積稱有一千一百萬平方公里（四百三十萬平方哩）人口近乎五億）。此外中國又藏着很多難以整理的歷史記錄。而其政治史上激劇的興亡治亂之迹，更使人一踏入其社會內部時，便不得不爲其所眩。這個由諸特殊的自然基礎，歷史條件所交織成的中國社會，欲就其現象上極複雜的生活諸關係，加以研究，發現其樞軸、秩序與法則，藉以闡明其經濟的基礎構築之本質和繼起的關聯，當然是非常困難的。並且在這裏，作爲主要憑藉的原料，在量的方面雖是豐富卻不容易自由收羅——雖然已有這樣多量的資料存在——而就質的方面談，則欲藉之以確認社會經濟史的諸事實關係，也常有很大的缺陷包藏着。這在我們要從量的方面——因之也有關於質的方面——確證事實關係的時候，此種缺陷總是最先被暴露出來。這樣的困難，當然不是怎樣絕對的。但要克服這種困難，畢竟是要待有了以科學爲基礎的歷史觀和治史方法，以及廣汎的眼界和固執的分析等等纔行。

又著者是想使這小冊子成爲中國社會經濟通史概述的。而所謂通史概觀之類，一般的說，研

究者必須首先把握住個別的諸研究作為前提，同時又須通過種種困難，將個別的諸研究作成總括的敘述。特別是在本書的場合，此種困難，實無法避免。本書自非這樣的總括著者自己所有的個別的諸研究的結果而產生的。嚴密的說，中國社會經濟通史，究將於何時纔能出現，於何人之手纔能完成，目前均在不可知之數。如本書者，除了據舊來中國學研究的諸成果，試將研究的基本方位加以確定，俾得為今後個別的諸研究的基點外，寧不存別的任何奢望。

在這裏，著者視能力所及儘量把握住「中國學」研究的諸成果。不過，在舊來的中國學領域中，關於社會經濟史諸問題的研究，乃至與此有關的學說，量的方面，固不能說怎樣多。而在質的方面，雖也很有些關於這方面的貴重作品，可是又皆未必與社會科學的中國究同其焦點。在這裏，中國的資料，如通典、文獻通考之類，是我們所能看到的比較易於親近易於了解的貴重編纂物。但這些資料，本來是要研究者自身將其赤裸裸地掌握着考索着。而以其結果與原資料相對質，再以對質所得的結果，加吟味的東西。本書當然與這樣的境地相去尚遠。但在本書的社會科學的中國研究一點上，著者對於「中國學」領域中諸優秀的成績，也不得不屢屢加以批評。這可以說完全是一

出諸希望斯學進步的心願。

本書的得以在今日完成，有賴於同學大內武次教授之激勵與指教者實多。著者謹在此表示謝忱。

又本書的脫稿，既會把預定日期儘量展遲，而到時卻依然難產。計自章華社社長田中清之氏約著者擔當此書後，迄今已歷二年，而逾預約的完成期限，亦已有一年餘。著者當然不是把這些時期徒過了的。案頭催促和激勵的電報，堆積着不知有數十通。著者是再也不能繼續遷延而使該社受累了，也再不能把契約擅自破壞下去了。可是看看所寫成的部分，則早已超過了所定應有的分量。於是著者又不得不加以減削。雖然這樣地做了，但結果這本小著較之本叢書預定的頁數，依然超過了許多。此外著者希望加入插圖，這又得到了社中慨然許可。出版者的負擔，顯然是因此種種原因而較預定的加重了許多。著者對於該社既覺慚愧又復感激。當時該社野島辰次氏給著者以種種支援，又荒木氏於原稿的整理等與以很大的助力。謹在此表示深切的感意。

而今，東洋研究，尤其是中國研究，爲客觀的情勢所迫，很有促進的機運。例如企圖東洋古典的

復興，唱導東洋社會的再認識等等，要均爲此事實的表現之一。當此數千年來廣汎地根深蒂固地保存下來的東洋的一切，瀕於危亡的時候，此種具有歷史意義的工作，無論如何是可喜的事。然而，東洋的再認識，不單是東洋觀念形態尤其不單是東洋少數人的觀念體系之研究與復興。換言之，真真的東洋再認識，乃是東洋社會的現實生活過程，特別是占全人口中最大多數的直接生產者地位的再認識——且又非如此不可的。然而人們，不知爲什麼緣故，大都把東洋再認識的名稱，解說做古典的觀念形態的復興，而把東洋社會中直接生產者的地位，置諸度外。觀念形態的研究，雖也有相當重要，但更重要的畢竟還是在於根本的將東洋社會的現實的生活過程，從其本身歷史上加以研究，再從世界史加以比較，這樣的把各方面的關係加以闡明，直到其最奧妙的祕密部分。著者於此未成熟的小著刊行之際，深望一般人能藉此對於中國社會經濟史，更易於接近，同時更希望其對於爲理解今日的中國社會所不可缺少的中國社會史於闡明其繼起的經濟構築上有幾分的貢獻。

森谷克己於京城帝國大學（西曆一九三四年十二月）

著者序言

## 凡例

(一) 多數讀者所不感到興味的典據之舉示或其他的註解一概從略。這有兩種理由：其一，爲謀與旣刊的本叢書的體裁一致；其二，爲使這小著平易化務使多數人們容易親近，並使讀者雖僅翻閱一遍，也能得其意義，這正是主張這本小著應當存在的一個理由。

(二) 關於本書的一般參考文獻，全部列舉於書末。各篇的末了，大體上只選揭與該篇有關係的文獻。因此對於因某種目的，而想檢查參考文獻的人，希望其先把卷末的一般參考文獻看過一遍，然後再看該篇末所舉的參考材料。有關係的資料，因爲最後急於付印，未能充分的網羅，恐怕連重要的參考資料也有脫落的地方。但或許祇有這樣的因陋就簡，纔能於初學者有一些用處。而讀者如果要作進一步的研究時那就非自己到有關係方面去詮索不可。關於參考文獻，著者因無充分的時間去整理，自己覺得很抱歉。

(三) 插圖可藉此理解本文，本應多放些進去，但因本書的頁數不能再增加，只好割愛。

# 目 錄

譯者的話

著者序言

凡例

緒論

第一篇 原始時代 ..... 一三

序說 中國人的原始時代 ..... 一三

第一章 傳說時代的文化諸階段 ..... 一七

(一) 伏羲氏時代 ..... 一七

(二) 神農氏時代 ..... 一八

(三) 黃帝堯舜氏的時代 ..... 一九

(四) 夏禹時代 ..... 二〇

第二章 原始社會的崩潰時代 ..... 二八

第一節 遊牧種族的定居及農業的經營 ..... 三〇

(一) 牧畜 (二) 農業 (三) 狩獵及漁獵 (四) 工業生產 (五) 交易

第二節 由種族社會演進至國家 ..... 三五

第三節 結語 ..... 三八

第二篇 『未成熟的』封建社會之成立時代 ..... 四三

序說 ..... 四三

第一章 中國古代農業社會之成立 ..... 四六

第一節 農業 ..... 四七

(1) 農具 (2) 主要作物 (3) 治水的施設